

驀然回首，也無風雨也無晴 —從蘇軾詠梅詩看詩人生命安頓之法

楊景琦*

摘 要

蘇軾（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一生兼具眾藝之才能，詩、文、詞、書、畫，樣樣精通。然而，身為宋代文學巨擘，蘇軾的人生際遇多舛，一生旋起旋伏，他是如何走過許多人都無法承受的坎坷與挫折，而能不倒下去？本論文擬從蘇軾詠梅詩，來探討詩人在遭遇種種生命困境時，對自我生命安頓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綜觀詩人在詠梅詩裡所表現安頓生命之法，筆者將其歸納為三：其一、寄情梅花，藉物詠懷；其二、取法梅格，忠於自我；其三、深厚莫逆，情義相扶。也因人世間大大小小的不圓滿，生命才更顯可貴。蘇軾明白這個道理，而他面對人生困境的態度，安頓生命的方法，值得我們學習。

關鍵詞：中國詩詞、詠梅詩、蘇軾、宋代

*康寧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
電子郵件：yang@ukn.edu.tw
收稿日期：2017.10.05

修改日期：2018.03.14

接受日期：2018.03.14

Looking Back Upon Suddenly,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Windswept Rain Or Shine— On the Poet 's Life Settlement - from Su Shi' s Yongmei Poems

Ching-Chi Yang*

Abstract

Su Shi (1036-1101), also named Zi Zhan, was He Zhong, and Dongpo Jushi. He has gifted competence in poetry, articles, words, books and painting. However, as an outstanding poet in Song Dynasty, Su Shi is unfortunate in his life. How does he keep firm when he faces so many difficulties and frustration? From Su Shi's Yongmei poem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attitudes and methods of Su Shi's life settlement when he encounters all kinds of dilemmas. In the poems, the attitudes about settling down life can be found. They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first, draw sustenance from plum blossoms. Second, be loyal to himself as spirit of plum blossoms. Third, be affectionate towards friends. Life is more valuable because of the frustration and difficulties. Su Shi understands the truth of life and knows how to face the dilemmas and settle down his life. It is worthwhile to learn from Su Shi's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 Chinese poetry, Yongmei poems, Su Shi, Song Dynas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Kang Ning

壹、前言

梅花，是宋代詩歌中最具象徵意義的自然意象之一，亦為宋人精神的集體象徵。宋代文人愛梅成癡，詠梅成風。梅的高潔、幽獨，千百年來被我們所推崇，亦擴及到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豐富了梅花文化。蘇軾詩裡開始積極的歌詠梅花，讚賞梅花，是於詩人貶謫黃州時。

葉嘉瑩曾言，「花」為感動人類之物中，最重要的一種，因花卉的顏色、香氣、姿態都深具引人之力，而其從生長到凋落過程短暫，與人世間人的生死，事之成敗，物之盛衰多有相似處，人、事、物之變化經歷，對照花開的喜悅與花落的憂傷，總引起人們的共鳴，於是便將自己人生的種種際遇等納入歌詠「花」卉裡¹，是以古今詩歌裡的詠花作品極多。在眾多詠花詩裡又以詠梅最難工，《瀛奎律髓》卷二十二云：「著題詩中梅、雪、月最難賦」²；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五：「梅詩最難工」³，而北宋詠梅之詩作以蘇軾居冠，「東坡詠梅之作，膾炙人口者，較少『將自身站在旁邊』，往往『將自身放頓在裡面』，來表現其比興寄託。換言之，東坡詠梅佳作，大多藉題發揮，是主觀的、表現的、寫意的；較不側重刻劃形容，並非純然客觀的、再現的、或寫實的。」⁴的確，托物言志，比興隱喻，使詩歌含有無窮之意，便為東坡詠梅詩所以千古流傳的魅力所在。

我國史上，若談起北宋命運波折起伏之大，一生一連串被貶官的詩人，蘇軾可謂第一人。然而，他是如何走過許多人都無法承受的坎坷與挫折，而能不倒下去？是以本論文擬從蘇軾詠梅詩，來探討詩人在遭遇種種生命困境時，對自我生命安頓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以下從「寄情梅花，藉物詠懷」、「取法梅格，忠於自我」、「深厚莫逆，情義相扶」等三小節依序闡述。而此三小節各有所側重，並非截然劃分。

貳、寄情梅花，藉物詠懷

蘇軾天縱才情，雄峙於宋代文壇。然因有話直說的率直個性，得罪太多人。他因烏臺詩案入獄，原已認定將死獄中，幸因宋太祖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誓約，蘇軾才免於一死。神宗元豐三年（1080）正月二十日，詩人由京城赴黃州途中，經過麻城春風嶺，見到孤寂飄零的梅花，讓苦痛充脹胸臆的詩人猶如遇到知己，並寫下〈梅花〉詩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皜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其一，
《蘇軾詩集》冊四，卷 20，P. 1026）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其二，
同上，卷 20，P. 1026-1027）

¹葉嘉瑩，《迦陵談詩》（第二冊），〈幾首詠花詩的詩和一些有關詩歌的話〉（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3月），頁291-292。

²元·方回編，《瀛奎律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6冊·集部305），頁1366-282。

³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收錄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頁2076。

⁴張高評，〈蘇軾詠物詩與創造語——以詠花、詠雪為例〉《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5月），頁122。另外，在該頁作者又說，詠梅之作以詩人論，北宋以蘇東坡五十首居冠，其次為張耒三十四首；南宋則陸游最多，高達一百六十一首，其次為楊萬里七十六首。

「烏臺詩案」對東坡而言是一場巨大惡夢，「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⁵。然若一直充滿怨念，就越不容易重新出發，眼前迎霜傲雪「的皜梅花草棘間」的梅花，給了詩人力量。獨立堅毅的梅花，就是蘇軾知己。但梅花因強風摧殘，自開自落，早已將往昔雄心壯志消磨殆盡。雖如此，落花清溪仍陪伴詩人，「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摯友陳慥（字季常）更在黃州岐亭（湖北省麻城縣）相迎，陪伴東坡走一百多里路程。蘇軾、蘇邁父子在陳家休息五天後便啟程，繼續前往黃州貶所。詩人寄情於梅花，這幽獨、飄零的梅花，正是詩人身世的寫照，花與人相憐相惜，人與花心意相通，從中透露出其人格內心的清高之志與失意之悲。⁶再看〈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繚繞香烟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惜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甌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閉門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蘇軾詩集》冊四，卷20，P. 1032-1033）

此詩作於元豐三年（1080）謫居黃州。烏臺詩案的打擊，讓豁達的詩人「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為應識舊聲」（〈侄安節遠來夜坐〉），在黃州謫居初期，悽惶驚懼的詩人幾乎閉門不出，他不知如何和世人相處，總到晚上月亮出來東坡才靜靜的出門散步。「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此時此刻只有「殘梅」靜靜地陪伴著蘇軾，貞靜無爭的梅花，寄託蘇軾離群寓居黃州的幽獨之情。在黃州的詩人，謝絕所有因慕名而來的訪客，「閉門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只怕自己過於率直的個性，再次因禍從口出而又被人陷害身陷牢獄，他已準備隱姓埋名不與世人往來。

蘇軾詠梅，喜與綠竹相襯，如〈和秦太虛梅花〉中「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句，來看此詩：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捲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蘇軾詩集》冊四，卷22，P. 1184-1185）

詩作於元豐七年（1084），謫居黃州第五年，謫黃期間是東坡文學上的豐收歲月，也是在這期間形成所謂的「蘇門四學士」。秦太虛，即秦觀（1049-1100），江蘇高郵人，元豐末年改字為少游。詩人在〈答李昭玘書〉云：「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

⁵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四），卷48，〈黃州上文潞公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頁1379。

⁶王水照、崔銘著，《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蘇軾傳》第五章〈柏台霜氣夜淒淒〉（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頁223。

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⁷在心已似槁木死灰的情境下，讀到秦觀於元豐三年（1080）所寫的〈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⁸詩，頓時讓東坡心情起波瀾，此刻覺得秦觀此詩勝於西湖處士林逋所寫梅花詩，而有賞梅的雅興。於「多情立馬待黃昏」時刻，雖「江頭千樹春欲闌」，然詩人只欣賞「竹外一枝斜更好」的淨白梅花。「無意苦爭春」的梅花幽獨不俗⁹，猶如命運多舛的自己。詩末四句黯然而結，託物寓意，寄慨深遠。

元豐八年（1085），蘇軾五十歲。是年三月詩人過王伯敷家，觀賞伯敷所藏趙昌花卉畫作有感而寫花詠懷，作〈王伯敷所藏趙昌花四首 - 梅花〉：

南行度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殷勤小梅花，仿佛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畫圖，老眼淒欲泫。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蘇軾詩集》冊四，卷 25，P.1334-1335）

此詩為題畫詩。趙昌工畫花果，名重一時。宋代李廌《德隅齋畫品》言趙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¹⁰，可見趙昌畫的花卉生動逼真。梅花從蘇軾南行度關山時就陪伴著他，詩人先讚美趙昌所畫梅花，猶如殷勤、美麗的吳地（今江蘇、安徽一帶）姑娘的清秀臉龐，淡雅可人。而末六句，詩人藉畫抒懷，看著畫中梅花，回首黃州接二連三的悲苦打擊歲月¹¹仍令他驚恐萬千，「老眼淒欲泫」。此時蘇軾將自黃州量移到京都，雖有再次被重用的機會，但前途依然無法預測，讓蘇軾感嘆著「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

紹聖元年（1094）蘇軾貶謫嶺南惠州經過大庾嶺，作〈過大庾嶺〉云：「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至建中靖國元年（1101），遇赦北歸，再經大庾嶺，作〈贈嶺上老人〉：「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貶謫造成詩人生活巨大變化，藉梅嶺景色抒寫心靈的悲苦。而〈贈嶺上梅〉詩寫於同時：

梅花開盡百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蘇軾詩集》冊七，卷 45，P.2424）

⁷同註 6。卷 49·書，頁 1439。

⁸〈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為憐一樹傍寒溪，花水多情自相惱。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為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華向晴昊。」其中「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感慨梅花凋零、青春韶華易逝，詩思動人。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卷 4·古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138-139。

⁹霍松林、鄧小軍〈論宋詩〉：「不俗，這正是宋人為人為詩嚮往追求的一種境界。梅花恰好便是不俗的絕妙象徵。」《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9 年 6 月），頁 101。

¹⁰宋·李廌撰，《德隅齋畫品》（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8。

¹¹同註 6。東坡到黃州的打擊已大，然而命運依舊考驗著他，親友相繼離世的訊息接二連三的傳來，〈答秦太虛四首〉其四：「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及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蘇軾文集》（四），卷 52·尺牘，頁 1535。

梅嶺上的梅花開盡飄落之後，便是百花盛開春天來臨。遇赦北歸，再經大庾嶺的詩人這時候的心情是愉快的，也讓詩人想起之前在大庾嶺所遇一位以詩相贈的老者。詩人與老者都如梅花所結的梅子，不畏懼霜雪風雨打擊，而後才能結成梅果讓人品嘗。又〈憶黃州梅花五絕〉：

邾城山下梅花樹，臘月江風好在無？爭似姑山尋綽約，四時常見雪肌膚。（其一，
《蘇軾詩集》冊八，卷 48，P.2620）

一枝價重萬瓊瑤，直恐姑山雪不如。盡愛丹鉛競時好，不如風雪養天姝。（其二，
同上，卷 48，P.2620）

雖老于梅心未衰，今朝誰贈楚江枝。旋傾尊酒臨清影，正是吳姬一笑時。（其三，
同上，卷 48，P.2620）

不用相催已白頭，一生判却見花羞。揚州何遜吟情苦，不枉清香與破愁。（其四，
同上，卷 48，P.2620）

玉琢青枝蕊綴金，仙肌不怕苦寒侵。淮陽城裏娟娟月，樊口江邊耿耿參。（其五，
同上，卷 48，P.2621）

此五詩乃詩人回憶謫居黃州時的梅花。邾城山下的梅花，不知在臘月時節，似雪的梅花是否依舊開花？「爭似姑山尋綽約，四時常見雪肌膚」、「直恐姑山雪不如」、「仙肌不怕苦寒侵」典出《莊子·逍遙遊》：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12

東坡當時雖已白頭但心未衰，他期待著「不怕苦寒侵」，宛若姑射山仙女的黃州梅花，能讓作者尋覓到她。梅花的冰清玉潔、堅貞不移的特質，也正是詩人用以托物明志。

參、取法梅格，忠於自我

黃永武說：「花往往是詩人上帝的象徵，也常是詩心的化身，詩人在花裡可以照見自己，也可以照見上帝」¹³，梅花，即為詩人的摯友、化身，梅花忠於自己的原則，不隨波逐流；詩人賞愛梅花，亦忠於自我的人格。張高評言蘇軾創發了「孤瘦雪霜」之梅格，塑造梅花比德於高潔品格之君子¹⁴，關於「梅格」二字，程杰解釋說：

宋代文學批評和美學思想語境中的「格」，不是一般「神似」、「氣韻」的意思，也即不只是一般的審美特徵，這是任何事物在在都有的。「格」指稱的是一種別致的風格，強調的是一種超凡脫俗的格調。因此它主要不是特色有無的概念，而

¹²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卷 1（臺北：華正書局：1991 年 8 月），頁 26-28。

¹³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作品的詩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1 年 5 月），頁 118。

¹⁴張高評：〈墨梅畫禪與比德寫意：南北宋之際詩、畫、禪之融通〉，《中正漢學研究》（2012 年 6 月），頁 143。

是一個品位的高下。所謂「梅格」，說的也即梅花超越春色流輩的獨特風致。¹⁵

蘇軾於仁宗嘉祐五年（1060）二月，遊許州西湖所作〈許州西湖〉一詩：「惟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乃最早所見詩人「梅格」之說。東坡「取法梅格，忠於自我」，以〈紅梅三首〉、〈和秦太虛梅花〉、〈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為其代表作。先談〈紅梅三首〉詩：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一，《蘇軾詩集》冊四，卷21，P. 1106-1107）

雪裡開花却是遲，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細雨裊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妖桃杏，數點微酸已著枝。（其二，同上，卷21，P. 1107）

幽人自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寶，玉人頰頰更多姿。抱叢暗蕊初含子，落盞穠香已透肌。乞與徐熙畫新樣，竹間璀璨出斜枝。（其三，同上，卷21，P. 1108）

元豐五年（1082）作。其一詩首二句為擬人，描寫紅梅晚開花的原因是「怕愁貪睡」。「冰容不入時」、「孤瘦雪霜姿」則表達紅梅冰清玉潔、傲雪凌霜之「梅格」特質，也蘊含詩人清高的品格，「取法梅格」不願隨波逐流。「怕愁貪睡獨開遲」至「酒暈無端上玉肌」六句，詩人從紅梅外在的白裡透紅寫到紅梅內在的「冰容不入時」、「孤瘦雪霜姿」，是為知性描繪。人生在世應要剛直守正，然而有時為了現實不得不通達權變，作「小紅桃杏色」，但也不能失去自我，與世浮沉，亦得尚餘「孤瘦雪霜姿」。詩末二句亦為知性描寫，也成千古名句。其二、其三詩，描述料峭春寒裡，「細雨裊殘千顆淚」的紅梅，仍不願隨波逐流「雜妖桃杏」，依舊保有高尚梅格「數點微酸已著枝」，用強韌的生命結出果實；而略詩丹粉秀姿妙發紅梅，在綠意修竹間更顯淡雅璀璨。三詩表現出紅梅的神髓及品格。另於元祐六年（1091）杭州所作〈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其七，亦為描繪梅格：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蘇軾詩集》冊六，卷33，P.1738）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點出梅格，以議論為詩。東坡此刻任職於朝廷，擔任吏部尚書，貶謫黃州的切膚之痛並未擊垮詩人，猶如梅花凜冽不屈的風骨，讓他能重回朝廷報效國家。詩末二句則以木芍藥（牡丹）的「豐肌弱骨」映襯出梅花的「耐凍堅強」，梅格精神就是東坡的人格精神。〈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詩，梅花幽獨亦在其中：

¹⁵程杰，《中國梅花審美文化研究》上編·梅花審美文化的歷史發展，第四章〈北宋：梅花文化象徵的生成〉（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8月），頁62。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疏。臥聞點滴如秋雨，知是東風為掃除。（其一，
《蘇軾詩集》冊六，卷 34，P.1841）

閨苑千葩映玉宸，人間只有此花新。飛霰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其二，
同上，卷 34，P.1841-1842）

蹀躞嬌黃不受鞿，東風暗與色香歸。偶逢白墮爭春手，遣入王孫玉笋飛。（其三，
同上，卷 34，P.1842）

此三詩作於元祐七年（1092）二月，東坡在穎州任上。早春時節，許多花卉仍未綻放，只有梅花依然挺立，其幽香隨著窗外細雨傳遞屋內，「人間只有此花新」。詩人此處仍將梅花與其他花卉區分，「蹀躞嬌黃不受鞿，東風暗與色香歸」。

再如〈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寫道：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蜚雨愁黃昏。長條
半落荔支浦，卧樹獨秀枕柳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
荊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暎。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
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樽。（《蘇軾詩集》冊
六，卷 38，P. 2075-2076）

紹聖元年（1094）十月二日蘇軾和朝雲抵達惠州，一開始寓居合江樓，十八日遷居嘉祐寺松風亭，松風亭周圍多梅樹，詩人喜愛梅樹，常流連徘徊於樹下賞花。是以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松風亭分別寫下此詩與〈再用前韻〉、〈花落復次前韻〉三首詠梅詩。漫步松風亭，亭下盛開的梅花吸引詩人目光，此刻他卻憶起往昔遷謫黃州，路經麻城縣春風嶺時的狀況，感觸萬千，此詩首四句便是刻劃這樣的情緒。而從「長條半落荔支浦」到「月下縞衣來扣門」八句，描寫梅花不畏刺骨寒風、冰清玉潔之姿。此亦詩人自我堅貞、不畏險惡環境的品格展現。而「海南仙雲」、「月下縞衣」則從側面渲染，虛處下筆，正如紀昀評「海南仙雲」等句云：「天人姿澤，非此筆不稱此花」¹⁶。走過人生的風雨，起初謫黃的苦痛難受，到此時寬容平靜「妙意有在終無言」，這種體驗猶似在嶺南的「兩株玉蕊」梅花，於「蠻風蜚雨」、「荊棘」的環境裡，依然「幽光留夜色」、「冷艷排冬溫」，亦是東坡以物喻志取法梅格。最後，東坡仍表達其達觀面對世間一切之態度。宋·陳著〈梅山記〉讚此詩云：「孤山處士詩以收名，亦不過太平隱趣，卓哉玉局翁（蘇軾）登大庾嶺，寄羅浮村，鍊成冰魂雪骨，世之人一追想及，毛髮森洒吁止矣。」¹⁷

接著談〈再用前韻〉：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
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
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掃

¹⁶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月），頁1629。

¹⁷宋·陳著撰：《本堂集》卷50，〈梅山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5冊，集部124），頁1185-244。

灑，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蘇軾詩集》冊六，卷 38，P. 2076-2077）

此詩有著詩人對朝雲的感謝，朝雲不畏嶺南瘴氣，千里追隨詩人至惠州陪伴、照顧他。「羅浮山下梅花村」八句，是描寫賞梅的景象。尤其「玉雪為骨冰為魂」句，具體描述梅花的品格與靈魂，更為詩人的精神導師。在離群索居，孤單落寞時，詩人感謝梅花的陪伴「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在此二詩句下，詩人自註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中物」，是知倒挂為嶺南的一種鳥兒。花鳥使為仙界的使者，麻姑為傳說中的美麗仙女，這裡皆指朝雲。詩人與朝雲都期待歡迎客人造訪「麻姑過君急掃灑，鳥能歌舞花能言」，奈何總是「酒醒人散山寂寂」，現實裡只剩殘落的梅花花「瓣粘空樽」。附帶一說，東坡此詩或據《龍城錄》載隋代趙師雄遷羅浮山遇一女子之故事繁衍而作¹⁸，而劉昭明評此詩「故作幻語以圖實景，已成蘇軾松風亭梅花詩詞的一個特色」¹⁹。再者〈花落復次前韻〉詩：

玉妃謫墮烟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成幽昏。闇香入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華入腹清而暎。先生來年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餘習氣，惜花未忍都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疊樽。（《蘇軾詩集》冊六，卷 38，P. 2078-2079）

此詩寫於紹聖元年（1094）十一、二月間。垂老投荒的東坡宛如被貶謫到烟雨村的楊貴妃，更似凋零的梅花花瓣。詩人不忍幽香脫俗的梅花獨自凋落，夜半仍不顧寒冷起來賞花。雖言「先生來年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²⁰，到此年紀心靜可謂「也無風雨也無晴」，但愛花成癡的東坡是甘心為此受罰乾杯，「笑領百罰空疊樽」。「玉妃謫墮烟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成幽昏」，詩人筆含情蘊，梅花的孤獨幽香、冰清高潔，可謂詩人獨立不改精神取法之典範。其他如〈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其十：「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詩人對「肝膽清新冷不邪」的梅花垂青，她芬芳淡雅、堅持操守，不和桃李爭春，如同詩人不想趨炎附勢，不願虛與委蛇；〈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其九：「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未解無私造物情」，

¹⁸唐·柳宗元，《龍城錄》卷上，〈趙師雄醉憩梅花下〉：「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子淡粧素服出遊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360冊），頁106。

¹⁹劉昭明：〈蘇軾〈西江月〉梅花詞發微——兼探蘇軾與王朝雲在惠州的情義〉，《文與哲》第22期，頁229。

²⁰後秦·僧肇等注，《注維摩詰所說經》卷8，入不二法門品第九：「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頁154-155。

表達自己不願如柳絮般隨波逐流，只願與堅貞自守、冰清的寒梅一樣避開百花齊放的春天。

肆、深厚莫逆，情義相扶

蘇軾喜歡結交朋友，一生中與好友互動頻繁，「朋友往還，在他生活中居非常重要的地位」²¹，他待友真誠，而摯友在他遭受困頓時，也伸出雙手協助他。先談蘇軾詠梅詩中展現對朋友之情誼。蘇軾應制科試後，未久即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詩人離京赴任，十二月十四日到達鳳翔，此乃東坡從政生涯的開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月，詩人罷鳳翔任還京。蘇軾任職鳳翔期間經常出遊，探訪友人。嘉祐八年(1063)二月，東坡遊岐山令王紳家中隱堂，有詩：

〈中隱堂詩〉并敘：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為作此五篇。

其三：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李亂，笑汝益羈孤。(《蘇軾詩集》冊一，卷4，P.166)

東坡與岐山宰王君紳，皆為蜀人。王紳知鳳翔岐山縣，「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為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勤聞。……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²²「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指梅花的香味；「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指梅花的姿色，似吳地美女，安慰遠地客人。蘇軾似化身的梅花，來到王紳家，給當時在仕途逆境上的朋友打氣。未料隔年(治平元年1064)三月，王紳逝世，年四十一。

好友李常，是位嚴肅的學者，卻又好酒喜游宴，他曾在元豐元年(1078)三月(李常齊州任滿，徙官京東西路提點刑獄期間)到徐州探訪蘇軾²³。元豐二年(1079)二月東坡罷徐州任，改知湖州。四月，詩人抵達湖州，〈次韻李公擇梅花〉詩作於此時五月，在烏臺詩案發生前：

詩人固長貧，日午飢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既喧闐。君為三郡守，所至滿賓從。江湖常在眼，詩酒事豪縱。奉使今折磨，清比於陵仲。永懷茶山下，攜妓修春貢。更憶檻泉亭，插花雲髻重。蕭然臥灑麓，愁聽春禽哢。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嗟君本侍臣，筆橐從上雍。脫靴吟芍藥，給札賦雲夢。何人慰流落，嘉藹天為種。杯傾笛中吟，帽拂果下鞞。感時念羈旅，此意吾儕共。

²¹李一冰，《蘇東坡新傳》(上冊)，第六章·黃州五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7月)，頁400。

²²宋·文同撰，《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三)卷39，〈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3年3月，明萬曆四十年鹽亭縣刻本)，頁823-825。

²³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上)卷17，(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頁392。

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君亦憶匡廬，歸掃藏書洞。何當種此花，各抱漢陰甕。（《蘇軾詩集》冊三，卷19，P. 978-980）

李常（1027-1090）字公擇，江西建昌人²⁴，為黃庭堅（1045-1105）的舅父，李常與蘇軾交好，詩文往還甚多。東坡一開始，便以幽默自嘲的語氣說「長貧」飢餓是詩人本色，然為了尋找美麗的花與觀賞皚皚白雪，願忍受各種痛苦，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之後提及好友李公擇在擔任鄂州、湖州、齊州太守時，「所至滿賓從」，四處遊山玩水，並和豪傑之士飲酒賦詩。而今「奉使今折磨，清比於陵仲」，不似往昔風光，讓詩人感慨萬千。「忽見」四句，寫李公擇因賞梅花有感，提筆賦詩贈與蘇軾，公擇的詩可解蘇軾煩憂，讓蘇軾稱讚。無奈朝廷黨爭激烈，現在失勢的李公擇有誰安慰？「何人慰流落，嘉礪天為種」、「感時念羈旅，此意吾儕共」的道出，可見詩人似已有預感命運將有重大改變。「故山」六句，蘇軾勸慰公擇，希望將來可與公擇一起歸隱，過著親自種梅花、抱甕灌溉所種梅花的恬然隱居生活。藉由親身栽種梅花並冀保持自我「本真的人性」²⁵。

摯友陳慥（字字常），是蘇軾於簽判鳳翔任上時長官陳公弼（四川青神人）的幼子。烏臺詩案結束，劫後餘生貶謫黃州的蘇軾，軟弱、退卻、苦痛不已，此刻的他更需要友人的扶持。好友季常在詩人謫居黃州時，不畏政治流言曾七次到黃州看蘇軾，蘇軾也去岐亭探訪季常三次。詩人於〈陳季常見過三首·其二〉云：「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杯中。此行非遠別，此樂固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生同」，可知二人的友誼。元豐四年（1081）正月二十二日，東坡在岐亭道上見梅花，寫下〈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詩：

蕙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啣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稽灰。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蘇軾詩集》冊四，卷21，P. 1078）

那時季常隱居在黃州的岐亭，蘇軾也為好友寫下〈方山子傳〉。「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是描寫季常妻柳氏生病初癒，梅花剛好落在柳氏烏黑的秀髮上。而季常夫婦見蘇軾來訪仍熱情款待。詩雖名為「戲贈」，乃詩人的幽默詼諧之作，然亦蘊含蘇軾對陳季常人品的讚賞與肯定。之後東坡又寫下〈次韻陳四雪中賞梅〉詩：

²⁴譚正璧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李常（1027-1090）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登皇祐進士，調江州判官。熙寧中（公元一〇七二左右）為右正言，知諫院。王安石與之善，時安石立新法，常極言其不便。安石遣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哲宗時，累拜御史中丞，出知鄧州，徙成都，卒於行次。」（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10月），頁603-604。

²⁵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第二章〈園田世界〉，三〈勞動與群居〉：「陶詩中曾三用『灌園』，……若結合《莊子》抱甕灌園的典故，將會發現『灌園』實有更為深層的意義。……漢陰丈人寧可『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的抱甕灌園，也不願意使用機械，以免機心存胸，面臨異化的危機。漢陰丈人的解釋是否圓融或許可以有不同的價值判斷，但陶淵明顯然偏好這個典故，由此可見他認為親身勞作與保持本真的人性具有重要的關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4月），頁82-83。

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鬪新。杜陵休歎老，韋曲已先春。獨秀驚凡目，遺英臥逸民。高歌對三白，遲暮慰安仁。（《蘇軾詩集》冊四，卷 21，P. 1102）

季常是陳公弼幼子，排行第四，蘇軾和他關係密切，則稱呼他陳四，他們常一起打獵，於「馬上論兵及古今成敗」（《方山子傳》），陳慥遊俠氣概深深吸引蘇軾，他的有情有義，讓蘇軾倍感溫暖。又〈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珍重多情關令尹，直和根撥送春來。（其一，
《蘇軾詩集》冊六，卷 33，P.1739-1740）

為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著子時。酸醜不堪調眾口，使君風味好攢眉。（其二，
《蘇軾詩集》冊六，卷 33，P.1740）

此詩乃元祐六年（1091）於杭州所作，表達詩人與朋友的情誼。關景仁對蘇軾情深義重，將所栽種的紅梅直接運到詩人家中，讓詩人觀賞。讓詩人感動「珍重多情關令尹，直和根撥送春來」，而後詩人更將紅梅栽植於南堂。

再看〈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采花作黃蠟，取蠟為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卻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蘇軾詩集》冊六，卷 34，P.1828-1829）

此詩寫於元祐六年（1091），詩人在穎州任上。蠟梅，非梅花類²⁶，據《本草綱目》卷三十六·灌木類載：「此物本非梅類，因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似蜜蠟，故得此名」²⁷。蠟梅在此成為「禪老家」，不似「天工點酥」的梅花。雖如此，蠟梅依舊是「天工變化」所賜予自然界的花卉。東坡想到往昔在浙江杭州一片綠意的萬松嶺上的蠟梅，此刻已盛開如「黃千葉」，在「玉蕊」花色及「檀心」花心的陪襯下更顯色香「兩奇絕」，讓人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梅花於早春開花，蠟梅在寒冬吐蕊，而蠟梅的清香亦使詩人「夜聞梅香失醉眠」。實則，蠟梅就是好友趙景貺的化身。

除此之外，可附帶一說的是，東坡詠梅詩，與好友互相唱和的尚有楊公濟，如〈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蘇軾與楊蟠（公濟）互相唱和的梅花詩有二十首之多。《宋史·楊蟠傳》載：「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為詩數千篇」

²⁶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20·梅花類，方回云：「范石湖《梅譜》謂蠟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檀香梅為上，磬口梅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為下。又謂最難題詠，乃誠然也。山谷、後山、簡齋三鉅公，但為五言小絕句。而東坡倡，後山和，亦有七言長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768。

²⁷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卷 36·木之三·灌木類「蠟梅」（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 256 冊），頁 633。

²⁸由此可見。〈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作於元祐六年（1091），東坡五十六歲，再次回到朝廷任職。而次韻十首其六：「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來」；其八：「寒雀喧喧凍不飛，遶林空啅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燕語時」；其九「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三詩，皆可看出詩人對朋友的情誼與愛梅的深情。而〈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其三：

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為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知是多情得得來。（《蘇軾詩集》冊六，卷 33，P.1747）

經歷了政治仕途的大起大落，讓詩人思鄉心切，「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為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知是多情得得來」更表達詩人愛梅的深情涓涓而出，永遠不變。同首詩其十：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蘇軾詩集》冊六，卷 33，P.1749）

此時詩人在朝廷服務，哲宗元祐元年至元祐八年（1086–1093）是蘇軾仕途順遂時期，他仍不忘邀梅花同飲，仍舊思念四川故鄉，畢竟「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云「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二句「惘然不盡，情思殊深」²⁹，可見人對花的深情。另一首〈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也寫於這時期：

**寒廳不知春，獨立耿玉雪。閉門愁永夜，置酒及明發。忽驚庭戶曉，未受烟雨沒。
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鬢霜未易掃，眉斧真自伐。惟當此花前，醉卧黃昏月。**
（《蘇軾詩集》冊六，卷 36，P.1960）

元祐八年（1093）東坡五十八歲，在這一年詩人生命中重要的兩位女人，王閏之與太皇太后高氏先後辭世。此時雖仍在朝為臣，蘇軾似已預感命運將要再次改變，而「閉門愁永夜，置酒及明發」，久久無法入睡。哲宗紹聖元年（1094）四月，章惇當宰相，第一刀便揮向蘇軾，削去詩人翰林學士官銜，貶為英州太守。紀昀評此詩云「不著『梅』字，而神意是梅」；趙克宜曰「收筆醒出同賞意，更不多著語，高絕。」³⁰實則，在經歷了「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憂患歲月，詩人的人生體驗更加深刻，眼界更加擴大，加上摯友們的扶持，亦讓他產生力量繼續往前走。

²⁸《斷句本宋史》（七），卷 442，列傳 21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年 6 月），頁 5307。

²⁹同註 17。《蘇詩彙評》（三），頁 1388。

³⁰同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 36；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 16，見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三），頁 1538。

伍、結論

「唐人崇尚牡丹，宋人崇尚梅花，這不是個體的、純粹的物色審美行為，而是有著深厚的時代文化心理基礎的」³¹，的確，宋代文人愛梅，尤其蘇軾對於梅花之情感更是深厚。東坡的一生，幾乎與禍患相始終，但命運的撥弄並未擊倒東坡，並在貶謫黃州時，積極歌詠梅花，亦在詠梅詩中表達詩人安頓生命的方法。首先，在「寄情梅花，藉物詠懷」一節，詩人或將梅花視為不染塵俗、品格高潔堅毅的摯友；或將所詠的梅花投入自我身世的感慨、人格胸襟與自甘幽獨的內在，如〈梅花〉詩二首、〈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和秦太虛梅花〉、〈憶黃州梅花五絕〉等詩，這些描寫多為一筆雙關，寫花亦寫人，藉物詠懷。其次，在「取法梅格，忠於自我」一節，因詩人具有「清風皎冰玉，滄浪自湔洗」³²的品格，曾云「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其七〉)、「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再用前韻〉)，奈何遭遇黨爭之禍，時不我待下獄遭貶，一貶再貶苦不堪言，但詩人未逃避痛苦，他知道只有承受最深的痛苦，才能從苦痛的惡夢中徹底得到解脫，生命總會在被撕裂處重新改寫。〈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詩，乃寄寓詩人取法梅花清高的品格，忠於自我之貞潔情懷。最後，在「深厚莫逆，情義相扶」一節，無論是東坡對摯友，或摯友對東坡，若遭遇困頓，彼此均會伸出友誼之手相互扶持，猶如梅花的深情陪伴。如李公擇、陳季常、關景仁、趙景貺、楊公濟等人的情誼，亦讓詩人銘感於心。透過詠梅詩的創作，讓作者可以重新整理負面情緒，抒發情懷，許多困境雖然當下已無法改變，但藉由反思、書寫，慢慢讓詩人的心靈趨於平穩，遠離哀傷，轉逆境為順境。總之，詩人深蘊的情思在梅花的身上，找到了寄託、慰藉；更在詠梅詩裡，以自己的生命經驗、勇氣與智慧，為我們提供了安頓生命的方式，這是珍貴且值得學習的。

參考文獻

- 方回(1986)。瀛奎律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代：元朝)
- 方回(2005)。瀛奎律髓彙評。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著出版年代：元朝)
- 文同(1973)。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原著出版年代：宋朝)
- 王水照、崔銘(2000)。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蘇軾傳。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
- 王德毅、徐芹庭...等(1975)。斷句本二十五史-宋史。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
- 王靜芝...等(2001)。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學術研討會。臺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孔凡禮(1999)。蘇軾詩集。北京市：中華書局。
- 孔凡禮(1996)。蘇軾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
- 孔凡禮(1998)。蘇軾年譜。北京市：中華書局。
- 李一冰(1998)。蘇東坡新傳。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李時珍(2005)。本草綱目。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市：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代：明朝)

³¹俞香順，《中國荷花審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12月)，頁4。

³²宋·蘇轍：〈登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適秀才〉。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一)，卷9(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7月)，頁164。

- 李廌（1985）。**德隅齋畫品**。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代：宋朝）
- 柳宗元（2005）。**龍城錄**。**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市：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代：唐朝）
- 俞香順（2005）。**中國荷花審美文化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
- 秦觀（1994）。**淮海集箋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著出版年代：宋朝）
- 陳小芒、廖文華（2003）。梅嶺題咏與貶謫文化。**社會科學輯刊**，170-172。
- 陳著（1986）。**本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代：宋朝）
- 張高評（2012）。墨梅畫禪與比德寫意：南北宋之際詩、畫、禪之融通。**中正漢學研究**，135-174。
- 郭慶藩（1991）。**莊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
- 蘇轍（1999）。**蘇轍集**。北京市：北京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代：宋朝）
- 程杰（2008）。**中國梅花審美文化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
- 程兆熊（1987）。**論中國庭園花木**。臺北市：明文書局。
- 黃永武（1991）。**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 葉嘉瑩（1991）。**迦陵談詩**。臺北市：三民書局。
- 曾棗莊、曾濤（1998）。**蘇詩彙評**。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 蔡瑜（2012）。**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僧肇...等（1990）。**注維摩詰所說經**。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著出版年代：後秦）
- 劉昭明（2013）。蘇軾〈西江月〉梅花詞發微—兼探蘇軾與王朝雲在惠州的情義。**文與哲**，211-268。
- 潘德輿（1983）。**養一齋詩話**。**清詩話續編**。臺北市：木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代：清朝）
- 霍松林、鄧小軍（1989）。論宋詩。**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99-104。
- 譚正璧（1985）。**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上海市：上海書店。

